

船山名師錄

袁同疇

——我所記憶的船山學社與船山中學

貝師允昕高深莫測

船山學社的前身是思賢講舍，遠在清朝末年，湖南許多名流學者因在曾左胡彭諸公建立豐功偉績之後，敢于若隱若現的標榜王船山先生的民族思想，刊印船山遺書，并舉行學術講演，一時風氣大開，蔚成革命高潮，故辛亥革命時，湖南傑出人才獨多。民國成立，就正式把思賢講舍改為船山學社，社址在長沙小吳門內，烈士祠之旁。烈士祠原為曾文正公祠，民國後始改名，祠前塑立辛亥革命時之犧牲者焦達峯、陳作新兩烈士銅像，大有時代不同，趣舍互異之概。其實曾文正公原為提倡船山學說之一人，對於革命不無淵源關係，但這不是一般人所能瞭解的。

船山學社附設船山中學，校長最初是前任湖南督軍兼省長的劉人熙先生，後劉先生赴滬未歸，改由貝允昕先生担任，這是民國七年的事，那時我由郴郡聯立中學轉學來此讀書，除一般中學課程之外，并時常參加船山學社的講學會，我們這些青年學生，自然只有聽講的份，不能贊一詞

，不過在這許多赫赫有名的老師當中，有幾位給我的印象最深。

第一位是貝允昕先生，貝先生是瀏陽人，前清舉人出身，留學日本習法律，回國後服務法界，執行律師業務，公推為湖南律師公會會長，平日專替窮人打官司，有錢的生意都被訟棍式的律師搶去，所以他老先生業務雖好，而非非常之窮，因為有時他貼老本也來替人家辯護。而他短于言詞，且是一口瀏陽土腔，實在叫人聽不懂。因為他是我們的校長，主講修身課，講到會意處，他老先生不停的笑，但是我們學生不知他在笑什麼，他的學問好，道德好，我們是知道的，只怪他所講的我們莫測高深而已。他着西服，坐洋車，（那時我們的老師都是坐大轎來上課，只有一位教手工的老師是坐洋轎的，他老先生坐的東洋包車，是人拉的，走起路來叮噠叮噠，也是够時髦的）一臉連鬚白鬍子，笑容滿面，活像聖誕老人，真是一位慈祥愷悌的長者呀！

第二位是石廣權（蘊之）先生，是繼貝先生之後來當我們的校長，石先生是邵陽人，是我國

有數的國學大師，精研小學，對四書五經以及諸子百家之書，莫不細讀深思，而有創見，每詆前人註釋之謬。曾著「論語今讀」等書，在中華書局等處出版，為士林所推重。例如論語第一章，第一句「子曰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，向來解釋為「孔子說，吾人求學，而時時溫習，不是很歡喜的事嗎？」但石先生以為不然，他說「在求學的時候，而用苦功去練習，明明是苦事，何能說是樂事，這種解釋，顯然不合情理。實在應該解釋為孔子說，我的學說，當時的人都來學習，這不是很高興的事嗎？所以接着又說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，喜形于色謂之樂，因為不但近處的人跟我們學習，連遠處的人都來求學，自然更快樂了。接着又反過來說，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就是說人家不來學，我們也不怪他，這不是君子風度嗎？」照他老先生這樣解釋，確是合情合理，而且前後連貫，更合乎至聖先師傳道授業開宗明義的口吻。民國八年湖南驅毒（指督軍張敬堯）運動愈演愈烈，全省學生也罷課響應，我們同學推我為代表，參加學聯會，堅持罷

課到底，不達驅毒目的，就不復課，同學們都回家去了，我因為是代表，留住學校，那時我的學名叫袁賢昌，石先生看見我們無書可讀，白費光陰，非常可惜，就對我說：「賢昌呀！你近來變得無書可讀了，究竟搞些什麼呢？現在學校裏既無書可讀，你還是跟着我去讀讀書罷。」我說：「要我讀什麼書呢？」他說：「你想讀什麼書，我就教你讀什麼書好了。」那時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剛出版問世，學校裏有一位另一班的國文老師賀先生（忘其名），也是邵陽人，可是這位賀先生年紀雖老，鬚髮皆白，而思想很新，他常常拿些新思想新文化運動的書給我，胡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也是其中之一，我看得很有趣，有一天給石先生看見了，他隨便翻了一翻，就對我說：「適之人很聰明，可惜不懂小學，不懂古書意義，即依照他所論老子的思想來說，就大錯特錯了。他是依照王弼的註解來立論的，其實王弼註老子的時候才二十幾歲，還是一個小孩子（他二十四歲就死了），能懂得什麼呢？什麼王弼，簡直是狗屁呀！」我聽他老先生這樣一說，不覺肅然起敬，就邀了幾位同學和朋友來跟石先生讀古書，白瑜兄是第一師範的學生，也來參加讀書，我們最初讀荀子，沒有讀完，大家不大感興趣，後來讀老子，石先生一面講解，一面在我所讀這本老子書帽上加以批註，從頭到尾，八十一章依次講完批完，全與王弼所註不同。例如老子的開頭幾句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，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，故常無欲以觀其妙，常有欲以觀其微」，一向都是這樣斷

句的，并且解釋為可道之道不是常道，「常」作尚字解，可名之名不是常名，「常」也作尚字解，就是說可道之道不是好道，可名之名不是好名。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，向來都是解釋為天地之始是無形無名的，到了有形有名的時候，就成為萬物之母了。像這樣含含糊糊，似通非通的解釋，實在叫人莫名其妙，胡適之先生也依樣葫蘆，不敢另作他解，但石老先生的解釋就不同了。他說，以前斷句也有錯誤。這是老子道德經開宗明義的第一章，老子是以傳道的口氣說：「我的道可以為天下之道，但不是一般人所常說的道，我所定的名也可為天下的定名，但不是一般人常稱的名，「無」名天地之始，因為有之前是無，所以「無」就是天地之始。到了「有」的時候，就樣樣都有了，所以「有」名萬物之母，再往下看，故常「無」欲以觀其妙，常「有」欲以觀其微，更可見老子強調「無」「有」兩字的意義，而反證以前將「無名」「有名」連成一詞的錯誤了，經石先生這樣解釋就豁然貫通了。此外各章的解釋也有或多或少的修正，把老子的思想，全部表露出來，真叫人心悅誠服，可惜他老先生親手替我批註的這本老子早已遺失了，至今思之，不勝懊惱！到了民國九年，我往上海求學，石先生也因為軍閥摧殘教育（曾在我們學校裏刺殺兩位革命義士，聽說都是國父派來的，他們身邊帶有很多本孫文學說），迫害得不能在長沙立足，就到上海中國大學任教去了。民國十五年北伐，我隨軍到長沙，還看見他老人家寫作不輟，他有很多著作，還沒有出版，他說實版權給

書商太可惜，自己付印又沒有如此財力，言談之間，不無要發揮集資付印之意，但歲月蹉跎，此願終未實現，白費此老心血，說來真是太可惜了！嗣後船山中學又為一齋姓市僧所佔，一轉手竟成為毛匪澤東散播共產毒素的根據地——自修大學，回首往事，真不勝今昔之感。

聖人之溺應以為榮

第三位是彭政樞先生，桂陽州人，是我們的國文老師。他是湘省有名國學家，各有名學校乃至湖南高等師範都請他教國文，在前清時他是鄉試最有經驗的閱卷座師，所以他門下的翰林舉人很多，他教學非常認真，雖然滿口土腔，但講的津津有味，他對我的作文很賞識，幾乎篇篇都連圈帶點，給我滿分，而且張貼傳觀，那時他已七八十歲，鬚髮皆白，但也有民主思想。有一次他以「論黃梨洲曰一人之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衆」之題，要我們作文，我根據專制不如民主的道理，略加申述，洋洋數千言，他老更加讚歎，除給我一百分以外，還另加二十分。那時北京正在舉行文官考試，他說，要是我去參加考試，也會高高的取上了。從此同學們給我起了一個綽號，叫我是文官，或者以一百二十分為我的別名，想來真好笑呀！他老先生完全是一副清朝遺老打扮，舉止嚴肅，道貌岸然，來學校上課，坐的是四人拾的大轎，還帶一個跟班，替他拿皮包，擦黑板，真是氣派非凡，他經常以聖賢自況，他住在桂陽州會館的樓房上，離廁所很遠，小便急時就解在痰盂裏面，有一次不小心，小便撒在樓板

上，順流而至樓下，正好落在樓下鄰居的頭上，鄰居大為光火，跑到樓上，怒氣沖沖的對他說：「你真奇怪，怎麼把屎撒在我的頭上呢？」他回答說：「你真奇怪呀！聖人的屎撒在你的頭上，不以為榮，反以為辱嗎？」一時傳為奇談。

此外還有一位代數老師汪澹華先生，也是我學生難忘的恩師。他不但學問好，而且教法好，他上課的時候，必須全班學生聚精會神的注視他，他才口講指畫，講得非常透澈中肯，除非是一個大傻瓜，否則沒有聽不懂的，所以有人乾脆叫他為「汪代數」。我們因為罷課，讀的濫德華氏代數，還有一小半沒有教完，我就承他特許，到他家裏來學，不等畢業，我的數學就早已學完了。他不受我任何報酬，真是聖教無私呀！想起現

在這些開學店的人，惟利是圖，真要羞愧死了！

在以前軍閥橫行的時期，要想得一個安心讀書的環境，比上天還難，我們千里迢迢外出求學，而軍閥們打來打去，往往上課沒有幾天，又揣着包袱要回家去，沒有多久，學校復課，我們又趕來上學，一年之中來回的跑了幾趟就完了，還能讀什麼書呢？我現在看見台灣許多青年學生，個個都有讀書機會，學校裏的設備也好，而且還有種種獎助求學的办法，真叫我羨慕極了。可是還有少數太保學生，有讀書機會而不願讀書，真是在福中不知福呀！前面已經說過，船山中學的隔鄰是烈士祠，而烈士祠裏面常常駐有北洋軍隊，他們都是些老粗，或者是土匪出身，視欺壓百姓，摧殘教育為理所當然，他們經常向我們學

校搗亂，我們打球，他們就把球搶去，我們夜間自修，他們就把電燈線剪斷，或者搭線偷電，使我們的電燈半暗半明，而無法讀書。後來曾寶蓀先生和曾約農先生創辦藝芳女學，好不容易才把他們請走了，同學們都喜形于色，慶幸去此惡魔，接彼芳鄰，不料好境不長，那時風氣未開，男女的界限很嚴，我們學校後面的操場原是很寬敞的，藝芳來了，就把操場隔去一半，並在當中築了一座高牆，有些好事的同學不免望牆興歎，嘆着說「望美人今天一方」！在現在男女同學很普遍的時代，對於這種往事，也許會覺得不可思議，可是在當時聽說外國有男女同學的事，也是不可思議的呀！

中外文庫之八 慈禧與珍妃

章君毅等著 定價拾捌元

慈禧與珍妃之間的恩恩怨怨，相互影響，是近年來最熱門的話題，兩位近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，

曾由章君毅、徐荻芬、康僑、龍寶騏、王成聖諸位作家，搜集宮廷密勿，真實史料，撰寫專文，自在中外

雜誌發表後，極獲讀者重視，頌應各界讀者要求，編纂成書，附以珍貴圖照，刊行問世。定價拾捌元，請

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立即寄書。